



8-5 “千年雅韵现古城” ——印度尼西亚华报《千岛日报》报道

千岛日报

第9版 2025年10月28日 星期二

千年雅韵现古城

许小鸣（揭阳）

虽然已经是秋天，但午后的空气一样炎热无比，这个长假的天气仍然很热。揭阳古城的丁氏光祿公祠飘出了剥离世俗嘈杂后的袅袅清音，为秋日古城添上一抹温润雅致的古韵。

这座青砖黛瓦，古宅深庭中，“华夏正声”古琴雅集在此举行，非遗传承人林锐翰带领揭阳学院古琴研究所与桐高琴友会的琴师们在这里汇演，一首首古琴名曲，在琴师们的指尖哗哗流淌，绮丽动人的演奏吸引游客驻足倾听，让人坐在午后的庭院石阶中久久不想离去。一场以丝弦之音对话千年文化的活动，使古城丁府成为艺术殿堂，为传统文化在长假的古城展示打开一扇窗，让普通的人群有机会涉猎千年古韵。

这是长假的5日下午，雅集以一首《梅花三弄》的经典乐曲拉开了演奏帷幕，演奏者以细腻指法演绎梅雪傲骨，或以激昂旋律再现历史豪情，每一段旋律都仿佛在诉说古老的故事，让听众感受到演奏者古琴的深厚底蕴。《离骚》乐曲以“古朴苍劲、深沉含蓄”为底色，开篇凄凉压抑的音调，铺陈屈原遭奸佞后的郁愤与苦闷，在压抑与愤慨交替交织，层层递进地展现出“哀人生之多艰”的沉痛感。结尾旋律一转，扫除了沉闷，以豪放自如的曲调抒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真理追求，尽显不为境遇所困的气节，完美诠释了屈原的诗歌《离骚》的深刻内涵。形成从琴曲背后的文人风骨到古琴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让观众在聆听之外，了解古琴承载的精神内涵。最后，随着一位演奏者指尖轻拨，一曲《流水》缓缓流淌，时而如清泉激石、空灵悠扬，时而似江河奔涌、豪迈壮阔，瞬间将在场观众带入“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意境之中。丁府内雕梁画栋与古琴声融为一体，典雅清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直抵心灵的安谧。在百年古宅中听琴，仿佛穿越时空，既能触摸古城的历史人文温度，又能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华夏正声”古琴雅集在圆满举行多日之后，仍让人觉得余音绕梁，整个身心投放在愉悦之中似是链接了玄宇的空灵。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少有3000年历史。其起源充满神秘的色彩，传说伏羲作琴、神农炼弦、舜以五弦定制等等。古琴到周代定型为七弦，传说伯邑考是当时最出色的演奏家，死后，周文王为纪念伯邑考增了一弦，武王伐纣纪念再增一弦，形成七弦制。这里仅仅是传说。确实根据来源于商代甲骨文，以“乐”字（从丝附木上）的形象考证为琴瑟，证实古琴在商代已存在。它的形制目前可以看到的出土文物有唐代“九霄环佩”琴，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明代的“蕉林听雨”琴（蕉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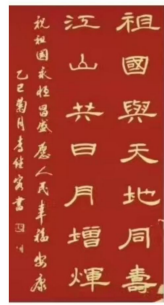
古琴在周代已经普及，用于雅乐及民间，《诗经》中对男女日常以琴互相取悦传情更是比比皆是，如《南周·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郑风·女曰鸡鸣》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还有《鄙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是对制作琴瑟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的琴已经十分普及。到春秋时期更是繁荣昌盛了，春秋战国伯牙子期的故事早已经耳熟能详，标志独奏艺术成熟。汉魏蔡邕编写的《琴操》和嵇康的《广陵散》更是体现了琴学的发展发扬光大，所以琴在东汉形制七弦十三徽定型。

古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文化地位，在儒家四艺“琴棋书画”中的“琴”就是古琴，可知古人对琴的重视，古人视为“圣人”之器。有人说它象征君臣之道，窃以为是在胡诌八道。古琴是古代读书人用于修身养性、正心术、导政事，因此它的音色被称为“太古之音”或“天地之音”。行家们剖析古琴音色分散音、泛音、按音，代表天地人三才，这似乎也表示古琴还包含了“天人合一”深刻的哲学内涵。古琴的历史贯穿中华整个文明发展史，承载着传统的中国文人精神，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夏正声”古琴雅集，以古琴为纽带，让丁府为载体，让古琴这一高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在大庭广众中流淌，让人有机会再闻天籁之音，不仅为古城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更让“华夏正声”的千年雅韵在当代得以传承与焕新。希望有更多此类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走进古城历史建筑，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城在烟火与古韵中美起来，让更多人在古韵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揭阳学院古琴研究所演奏



书法作者：李继春

【编余漫笔】

诗意延续的文化寻踪

花兄

邓成忠先生的《我与丽人有线缘》以质朴真挚的笔触，勾勒出一段个人记忆与地方文化史交织的独特因缘。文章通过童年嬉戏、少年探秘、青年解惑的三重经历，层层剥藏在城市肌理中的历史印记，展现了个体与历史对话的动人过程。

作者以“百花冢”巨石为时空坐标，巧妙串联起三个维度的思考：孩童视角下对历史遗迹的无知与冒犯，成长过程中对文化符号的困惑与追寻，最终升华为对张丽人精神内涵的深刻认同。这种递进式的

认知转变，恰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传承困境的缩影——那些被水泥森林吞噬的历史记忆，正亟待我们重新打捞。

文中“四人成花”的识字趣事与“家住墓上”的少年误解，既生动再现了文化断层时代的认知局限，也暗喻着历史真相往往藏在世俗误解的迷雾之后。当作者最终将自己代入彭孟阳的角色，发出“卿卿何在”的叩问时，已完成从旁观者到文化继承者的身份转变。

这篇散文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不在碑石保存是否完整，而在于能否唤醒后世的心灵共鸣。张乔虽逝，但她在百花冢的石作生，在邓先生的追忆话，更在每位读者的心田间播下种子——这或许正是文化符号最诗意的延续。

人有段缘

邓成忠（广州）